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泗州戲

(第十集)

大書觀 北齊國

雙 開 鋤

捆被套 戰潼台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內 部 資 料
不 准 翻 印

723658/072

字 数: 208,170字

冊 数: 500本

出版日期: 1961年7月

目 次

1. 大書觀.....	1— 57
2. 北齊國.....	58— 88
3. 双开劍.....	89—141
4. 捆被套.....	142—245
5. 战潼台.....	246—267



大書觀

魏玉林 蔣懷昌 劉子珍 許步俊 魏月華口述

前 記

“大書觀”又名“大花園”、“花庭會”，是泗州戲四大台柱戲之一。它與昆曲“焚香記”、高腔“合珠記”故事情節基本相同。該劇描寫高文舉進京趕考，得中梅花狀元。拜相之日，金丞相強以其女金美容許之為妻。不久，文舉差金隨去涿州藩陽下書，搬取原配張美英進京，事為金丞相所悉，乃將家書改為休書。張百萬接得休書，強逼美英畢命，因丫環獻計，美英星夜逃奔京邦，尋夫探問究竟。美英至京後，適逢連天大雨，因無力歸還店賬，遂自賣自身，巧入金府，充作花奴，適逢高文舉夜宿花庭，夫妻始得相會。

此劇語言，較為複雜，尤以“花園觀花”一段，風花雪月、春夏秋冬，詩詞聯對，無不唱到，顯然為封建文人所染指，但因經藝人常年演唱，以訛傳訛，有部分詞句雖經一再核校，亦已無法理解，故只得刪去。其中“書觀相會”則一反從前，保有泗州戲特色，深為觀眾喜愛，故常作單出演。

一 人 物

高文舉（簡稱高）	金 隨（簡稱隨）	金丞相（簡稱金）
把 子（簡稱把）	張美英（簡稱英）	張百萬（簡稱張）
張 母（簡稱母）	丫 環（簡稱丫）	趙公明（簡稱明）
老 王（簡稱男）	王 氏（簡稱女）	龍 王（簡稱龍）

李 刚 (简称刚)	李 良 (简称良)	金美容 (简称容)
院 公 (简称院)	王媒婆 (简称婆)	瞎 子 (简称瞎)
进衍虎 (简称虎)	恨衍窄 (简称窄)	書童 (简称書)

第 一 場

(高文举上)

高：(引)中状元揚名天下，琼林晏帽插金花；喜只喜三杯御酒，爱只爱云点三下。

(白)俺高文举。三年头，进京赶考赴試，偶得梅花状元，在京保主，家中舅爷、表妹知也不知，晓也不晓。我不免写一封書扎，差人下去搬他父女二人，来到京邦，同享荣华富貴才是道理。待我一写。 (金随上)

随：(白)伺候状元老爷。

高：(白)我令你上涿州藩阳，王皇閣张員外家下書，可愿前去？

随：(白)小人遵命。

高：(白)書扎交下，爱，过一月，不爱，过半月，搬他父 女二人进京，可記下嗎？

随：(白)小人記下。

高：(白)我問你走里罗城，走外罗城？

随：(白)走外罗城远够四十，里罗城近够四十，我准备舍远图近。

高：(白)走里罗城路过金相爷的府門，有下馬牌坊：文官下桥，武官下馬，你上下不便，恐怕有点喂嘴。依我說你要舍近图远。

随：(白)小人記下。

高：(白)賜你大馬一匹，紋銀百两，快忙去吧！(下)

随：(白)謝状元。

(唱二行板)我今領了状元令，涿州藩阳下書封；出府門上了一驥馬，来到人行大街中。穿街越巷往前走，坐在馬身巧計生。

(白)状元叫我舍近图远，我不免还是舍远图近，要到金相爷府

門，我將馬一催就闖過去了，待我馬身加鞭！

（唱）金隨打馬越相府……金把子上：

把：（唱）轉過門兵報一聲。（金承相暗上）

（白）報相爺：

金：（白）什么事情？

把：（白）金隨打馬越過相府。

金：（白）喊他回來！

把：（白）金隨回來，

隨：（白）走的遠了！

把：（白）相爺有叫！

隨：（白）待我圈馬而回，我問你相爺怎能知道？

把：（白）我去報的！

隨：（白）待我去見，見過相爺。

金：（白）嗯，大胆狗頭，為什麼故意騎馬越過府門？

隨：（白）狀元買匹口馬，差我盤鞍壓馬，到此府門連收三轡，新馬
繩口太硬，無從兜住，越過府門，恕小人無罪！

金：（白）哦！老夫不怪你，替你狀元老爺壓馬去罷！

隨：（白）多謝相爺，待我出得府門，上馬下書！

把：（白）報相爺，金隨來的慌，去的忙，內里定有緣故？

金：（白）將他喊將回來！

把：（白）呀！相爺有叫，快忙回來！

隨：（白）噯！好不喂嘞，待我去見。相爺，把我喚回，有什麼事情？

金：（白）我一封荐帖，令你伺候你家狀元老爺，他待你如何？

隨：（白）狀元老爺，待我恩重如山。

金：（白）哦，你尋常在家穿的什麼衣服？

隨：（白）我有在家的衣服。

金：（白）你出外呢？

隨：（白）我有号衣。

金：（白）你身上穿的什麼？

隨：（白）這……

金：（白）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身上明明穿的出差衣服。人来，浑身搜上一搜！

把：（白）搜出一封書扎，相爷請看！

金：（白）把他押下！

把：（白）是。

随：（白）金随打馬越相府，失落状元書一封。（与把同下）

金：（白）不知道什么書信，待我拆封观看。上写文举頓首，拜上舅爷拆封。三年以前允王（注）設考，高文举得中头名状元，留在相府招贅，那时也怪老夫一樁之錯，沒問他家中有无嫡妻前眷，不料他与他表妹张美英結亲，倘若搬娶她进京，拿我承相女儿还能給他做了一妾么？这……有了！不免把这家書，改成休書，美英永不进京，再不进京，我家女儿与文举白头到老，岂不美哉。拿过帋笔，待我改書：蒜瓣辣嘴休要吃，太岁头上加脚踢；金风未动蝉先觉，张美英啊！管教你暗算无常死不知。人来！（把子上）

把：（白）有。

金：（白）金随带上！

把：（白）是，金随，相爷叫你！（金随上）

随：（白）见过相爷。

金：（白）金随，我問你，你家状元老爷差你下家書，为什瞞哄相爷？

随：（白）相爷，你可知眼官一日？

金：（白）向官三載。

随：（白）每天跟相爷办事，也是照样如此。

金：（白）是的，相爷不怪与你，你家状元老爷給你多少路費？

随：（白）紋銀百两。

金：（白）有点少了，我再給你百两紋銀。来呀，看銀子！

把：（白）是，銀子看上。

金：（白）你家状元老爷可叫你多晚回来？

——
注：即王世允

随：（白）好过一个月，不好过半个月。

金：（白）嗯，金随。你本是你状元老爷贴身的内侍，上朝要跟着他，下朝要随着他，你若还紧着不来，誰个伺候他呢！依我說，到了涿州藩阳王皇閣見了张百万将書交下，轉臉就回。茶水不許你扰他的，你头走，我在后边差着探馬探听你的消息，如若你要扰他，狗头割下，可听见沒？

随：（白）謝相爷！（承相下）

（唱二行板）施礼方把相爷謝，撒迈脚踪出大厅。金随来到府門外，伸手解纆上能行。加馬揚鞭把城离，藩阳去下書一封。（下）

第 二 場

（张美英上）

英：（引）点点梅花翠，双手整烏眉；春天恨夜短，盼夫不早回。

（白）父亲姓张，奴乃美英。許配高文举身旁为妻，想起来三年以头，

允王开考，高大哥东都洛阳赶考赴試，直到如今未从回来，書也未捎，信也未通。一陣想起，好不叫我悲叹哪！

（唱慢板）日出东方往上升，高楼思夫张美英。想起来哥哥高文举，倒叫我时时刻刻想心中。三年头身措書箱把家离，我亲自把你送到二門厅。我倒說得官早晚回来路，不得官多晚轉回程。你倒說得官三月报馬到，不得官个月轉回程。浪强人一去进京三年正，直到如今未相逢。中与不中来个信，免得奴春盼夏来秋盼冬。浪强人一天不来也是想，两天不来挂心中。在高楼两手推坐欠身起，樓門口看看高哥可回程。将身来到樓門口，抬头四下看的清。东西大路有人走，南北路上有人行。有人走来有人行，是怎么沒有哥哥高表兄？我今看不見高文举，不由人雨淚千行放悲声。我今看罢不如意，轉回来摟衣坐在交椅中。恨一声狠心强

人高文举，你怎么忘了结发情，你临走我给你金环作表记，你给我三篇文章当証凭。我倒說金环相见人相见，你倒說文章相逢人相逢。现如今金环文章都不在，沒見哥哥高連陞。忙把算盘拿手問，算高郎上京够几年。我打的三二一一二三，三三加一整十天。打个三五一十五，打个三六十八天。打个三八二十四，五六三十沒見还。丫环問我什么賬，我倒說包头带子胭粉錢。伸手拿过銀十两，交給梅香你去还。知心丫环下楼去，撇下美英盼夫男。我盼你正二三月桃花紅，四五月六月火焰生。七八九月严霜降，十冬腊月水成冰。头一年盼不到高文举，直盼到来年冬对冬。我盼你正月里搭櫻桃长街所卖，二月里端阳节家家戴艾。三月里鵲桥会牛郎織女，四月里下严霜百草打坏。五月里交冬数九，六月里下大雪鋪滿长街。七月里小龙抬头，八月里紫燕才来。九月里清明夏至，十月里桃杏花开。十一月麦莠蚕老，腊月里三伏天热坏裙釵。也是我美英思夫糊涂了，有一年十二月倒顛过来。我盼你正月打春又一年，小龙抬头二月天。三月燕飞池塘水，蜜蜂采花四月天。五月石榴紅成对，六月家家火炼丹。七月寒虫报秋至，八月霜打二只环。九月菊花遭霜打，腊梅开花十月天。十一月雪下拦杆柱，腊月打春是新年。美英这才講实話，盼他一年又一年。正月里立春雨水寒未消，二月风摆柳叶桃。三月清明下細雨，四月二麦节节高。五月石榴紅似火，六月荷花水上飘。七月小枣紅似玉，八月风摆云雾消。九月菊花遭霜打，十月寒衣对外捎。十一月雪花飘在地，腊月里行路君子踏冰桥。正是兜冰回营轉，片帋何曾与奴捎。盼高郎，来与不来捎封信；半文花錢值几毫，三年里盼不到高文举，二十四气找到了。言的是金烏西墜日影斜，哪知道深閨有人盼天涯。就起那中庭留詩餞別后，哪一日不盼空庭更唏噓。你倒說，得中倒有泥金报，到如今沒見片帋轉回家。莫非是得中王魁忘旧好，忘了我从小跟你是結发。还能是实实落

榜孙山外，可晓得房中撒下素梅花。立春雨水恨来迟，手托香腮泪珠滴。乌云蓬松懒梳洗，踏拉花鞋懒得提。紧闭樱桃懒言语，哑吃黄连苦自知。一心心事与谁话，病奄身体步难移。惊蛰春风杏花天，脱去棉衣换夹单。身弱单怕和风冷，紧闭纱窗透体寒。摘下瑶琴消烦闷，翻起文武几根弦。十指酸麻因病懒，泪滴琴木锈成斑。清明霰雨百草生，相公立志去上京。大比之年去赶考，书不捎来信不通。莫非是名落孙山身丧外？撒的我红粉佳人伴青灯。你就该来与不来传家信，免得我春盼夏来秋盼冬。立夏小满麦莠齐，巧女深闺扣花枝。风吹花枝蝶群舞，对对紫燕戏莲池。白天揽江去戏水，晚上飞落梁上宿。美英低头心暗想，为人哪及鸟欢喜。芒种夏至薰风来，身倚栏杆手托腮。哭坏传情秋波眼，擦破可意芙蓉腮。搯破为奴指尖肉，踩破一双红秀鞋。乌云蓬松懒打扮，清晨懒上梳妆台。小暑大暑正新荷，荷花香风透凉阁。燕掠池塘弥绿草，炎风转转织金梭。二八佳人摇彩扇，巧女深闺受折磨。思君不来掐指算，拿着六月当腊月。立秋去暑风渐凉，红颜女子叹衷肠。金阶梧桐叶儿落，又听寒鹊叫声狂。叶落满林草色变，过了秋天露成霜。一声寒虫一滴泪，独坐深闺盼高郎。白露秋分金风刮，绿柳池边观水鸭。金莲小来凤鞋狭，叹的为奴眼昏花。久站窗前不觉冷，泪湿胸衿血染纱。临走吃我饯行酒，妻在深闺郎天涯。寒露霜降草木衰，寒鸟空中叫声哀。对对苍燕流水避，九月重阳菊未开。雁飞南北天还冷，几棵红树靠山崖。鱼沫草木不失信，郎君一去不回来。立冬小雪冬复冬，怨天阵阵起寒风。寒透罗幃枕头冷，窗帘入户影摇红。鑾铃一摆花枝动，铁马檐前音不停。思君不思还要思，树头不动风自鸣。大雪冬至瑞雪飘，万里山河粉画描。点点绿竹头点地，瓦屋楼台挂玉标。剪碎鹅毛空中舞，楼台殿阁似玉雕。路白关山马不进，雪倚银山皎又皎。小寒大寒风渐寒，梅花朔风透窗帘。闭户不知

春来也，春去秋来不失传。冰冻棋盘苍天冷，雪飞六出兆丰年，爆竹一声辞旧岁，腊月过去又一年。二十四气全盼完，想起地支和天干。洪范九畴不妨碍，周易文王課馬前。丟落金錢卦不念，跌断金釵凤头簪。昨晚黑灯花落蕊报喜信，今早晨喜鹊喳喳到門前。这一边說的今日情人至，那一边說的此时貴客还。看起来卦不逢空难凭信，倒不如立志收錢心也安。张美英来淚如梭，前行来到梳头桌。梨花鏡里照一照，青絲蓬松嘴干渴。我这笑来她那笑，我气她把臉綳着。照着哥哥高文举，送給銀匠加工磨。我对鏡子仔細看，看来看去瘋老婆。不照哥哥高文举，要你蠢物做什么？美英越看越生气，噹啷摔去鏡架盒。抓着官粉滿樓撒，桂花头油滿樓泼。鮮花不戴丟在地，那边跑来小春娥。拾起鮮花就想戴，我夺下来上脚搓。面前沒有表哥在，擦油戴花为什么？单等表哥回来路，另梳油头再裹脚。叹罢夫来进綉房。拔下金釵画四墙。一天不来画一道，两天不来画两行。表哥上京够三載，一气画到樓門傍。正是为奴悲淚叹，紫燕空窩鬧嚷嚷。美英一見心恼怒，拔下金釵刺画梁。刺死公的不成对，刺死母的不成双。不成对来不成双，你那孤单奴凄凉。美英悲叹高楼上……（下）

第三場

（金随上）

随：（接唱快板）金随催馬奔藩阳。路上行程数天正，来到涿州一藩阳。催馬才把城門进，王皇閣下了馬攏缰。

（白）抬头观看，門匾有字，正是张員外大門。門上有人？

書：（內白）有。（上）

随：（白）张員外可曾得坐？

書：（白）得坐。

随：（白）請你稟报員外，有下京报的求見。

書：（白）是。（张百万暗上）启报員外！

张：（白）何事？

書：（白）門外有下京報的求見。

张：（白）有請。

書：（白）是，下書人听話，有請。

随：（白）引路，（入內）給員外見礼。

张：（白）免了，書僮看座。

書：（白）是。

随：（白）謝坐。

张：（白）从何方而来？

随：（白）从京都而来。

张：（白）来此何事？

随：（白）替状元下書而来。

张：（白）你家状元姓啥名誰？

随：（白）姓高名文举，字連陞。

张：（白）書扎呈上，

随：（白）在此。

张：（白）書僮，帶到書房用茶。

随：（白）不敢叨扰，告辞。（下）

张：（白）下書人去了，不知書上什么言詞，待我拆封觀看。

（唱慢板）忙把書扎拿手中，拆封打柬要看清。上写文举亲頓首，拜上舅爷亲拆封。大比之年把京上，偶得头名状元公。我在京里把官做，想起家中大事情。舅爷待我倒还好，表妹待我太无情。外甥一想心休書写有气，封休美英。見了休書心起火，开言有語叫書僮。大門外边快帶馬，去找文举賬算清。老夫帶气往外走……（夹白）不可！不知冤家內里情。暗暗压着心腹事，喚上美英問分明。

（白）丫环走上。

丫：（內白）来了，（上）

（白）伺候老爷。

张：（白）上楼对你小姐言講，老夫令她到客厅叙話。

丫：（白）是，有請小姐。

英：（內白）來了，（上）

（白）丫環何事！

丫：（白）老爺令你客厅叙話。

英：（白）引路，父亲在上女儿有礼。

张：（白）女儿免礼，丫環看座。

英：（白）謝坐，爹爹把女儿喚到客厅，不知有什么家規訓教？

张：（白）并非家規訓教，女儿你想的何人？

英：（白）想的我那表兄。

张：（白）你表兄來了。

英：（白）在哪里？（激动介）……

张：（白）嗯，那是什么样子？人沒來，下封書來。

英：（白）父亲可曾拆封？

张：（白）无从观看，特叫女儿唸給老父听听。

英：（白）謝父亲。

（唱慢板）忽听父亲說一声，慌忙書扎拿手中。拆开封条現出字，

朗朗大字写得清。上写文举亲頓首，拜上舅爷亲拆封。

（夹白）回禀父亲，我那表哥提笔写書，还拜你老人家呢？

张：（白）好么，再往下看。

英：（白）謝父亲。

（唱慢板）舅父待我也还好，表妹待我太无情。有心回家去講理，甥

舅之間难为情。万般出在无可奈，写封休……

张：（白）嗯，女儿正观書扎，把書扎拋落尘埃，因为何事？

英：（白）父亲，女儿正观書來了一陣溜簷风，把書扎吹落尘埃。

张：（白）哼，风也真巧，你观的什么書扎？

英：（白）是平安家报。

张：（白）依你看是平安家报，依我看好有一比

英：（白）比从何來？

张：（白）乱尸崗里的皇历，

英：（白）此話怎講？

张：（白）小冤家的催命符到了。

英：（白）不好了！

（唱快板）写封休書休美英。不用人說我知道，爹爹解透內里情。美英一見事不巧，要回自己高樓棚，移动二足就想走……

张：（白）慢走！

（唱快板）老父客厅哼一声，大胆冤家哪里走？乱了家規了不成。老父客厅躁躁脚，

英：（唱）駭的美英且跪着。（調轉慢板）

张：（唱慢板）叫声冤家下边跪，老父有話对你說。我家良田有千頃，財宝銀錢无处攔。小使出来騎駿馬，丫环出来金戴着。金也有來銀也有，堂前无儿怎么着。逢到夏天舍茶水，冬天棉衣舍的多。南边烧香四十里，北边烧香把头磕。为儿行好够三載，你母怀胎孕載着。你母廂房生下你，丫环报报喜对我說。我問道是大喜來是小喜，丫环講本是姑娘花一棵。我心想仓里无米糝子貴，人都是房中无儿愛姣娥。我想到男也好來女也好，看起来男孩女孩差不多。我的儿一周两岁娘怀抱，小奴才三周四岁娘帶着。美英儿長到六周七岁正，小冤家妨的你母見閻羅。就起那儿的母亲身死后，老父我动步就把你帶着。到晚來給你脫衣抱床睡，到早上替你梳头帶裹脚。你想想什么我是儿的父，看起来象你母亲差不多。服侍你長到三四十二岁，为女儿請來瓦匠盖樓閣。我只怕送到樓上孤单你，花銀錢买个丫头陪伴着。你年輕針綫茶飯都不会，叫用人雇个老媽跟她学。那一年皇王閣前唱大戏，差佣人接你姑母同欢乐。你姑母帶來冤家高文举，你兄妹行行步步手挽着。你二人吃过晚飯把戏看，你姑母坐在看樓看如何。她看你男也好來女也好，兄妹俩郎才女貌差不多。你姑母将戏不看回家轉，回家去請來媒紅上門說。差媒紅連說三次父沒允，你姑母亲自上門对我說。她倒講允亲罢來允亲罢，她又講亲上加亲大礼

合。我問她亲上加亲中何用，她講道百年以后照应多？象那晚老父信了她的話，把女儿許配你的高表哥。自从那两家爱好結亲眷，小冤家时运不至伤公婆。就起你一双公婆身死后，他家里顛顛倒倒受风波。他的家三把天火烧干净，活活的穷坏文举你表哥。高文举南学四書不能唸，他落在大街以上学賭博。你差着丫环大街去买綫，她見着文举回来对你說。我的儿聞听此言慌张了，你来到大客厅里对父說。你倒講父亲在家不知道，大街上流浪文举你表哥。你又講流浪文举不要紧，問道我可怕女儿受折磨。我倒講堂前无儿疼爱你，叫佣人大街請来你表哥。高文举請到我家把学上，看一个良辰吉日把头磕，高文举梅花篆字他不会，美英儿手把手腕教他学。三年前京邦地界开考場，高文举肩揹書箱去登科。他作的三篇文章如錦綉，得中了头名状元真不弱。我只說他得高官你封贈，我問你他下休書为什么？小冤家怎么得罪高文举？赶快的真情实話对我說。倘若是一言半句講不对，謹防着你有九死不能活。张百万心中有气赶口問……

英：（唱慢板）张美英一心之苦无处說。你女儿未曾得罪高文举，莫非是舅爷曾把外男薄。张美英口口声声沒得罪……

张：（唱慢板）张百万心疼女儿无話說。

（白）也罢！

（唱）我把这万貫家財交給你，

英：（白）爹爹你上哪去？

张：（唱慢板）到京邦去找文举把理說。我如果講倒冤家高文举，管叫他头名状元做不着。张百万心中带气对外走……

英：（唱慢板）张美英拉住父亲淚如梭。美英扎跪大客房，尊声父亲听其詳。万貫家財父不恋，去找文举状元郎。京邦講倒高文举，头名状元做不长。若还是头名状元遭了貶，怎么能对起死后我姑娘。你倒說京邦講不倒高文举，你情愿死在京都不还乡。老人家光生一女沒有后，是何人搬你尸骨回

藩阳。依儿說揉揉肚腹忍了罢，倒不如带着女儿过时光。倘若是父亲后来得了病，女儿我也能煎药去熬汤。到后来我的父亲身死后，我也能披麻戴孝去领丧。单等着父亲黄金入了柜，我情愿剃头削发进庙堂。为什么剃头削发去进庙，我也给娘婆二家争争光。张美英拉着父亲苦哀告……

张：（唱慢板）张百万一阵好象刀刺肠。听此言闷闷不悦对外走……

（白）可恼啊，可恼！

（唱）只见着有封休书在平阳。（转快板）一见着一封休书心起火，怒一声该死冤家改了常。小人口里快如锋，不要三天讲满城。黎民百姓要晓得，抬头难见众亲朋。死的好，你死的好！强似活着落骂名。赐你高粱低的井，硬的钢刀软的绳。投河只要过顶水，鼓打三更要性命。（唸）论栽杨柳不栽花，愿饮清泉不饮茶；老父若有一点子，要你冤家做甚么？（读麻）

（白）丫环走上。

丫：（内白）来了，（上）伺候老爷。

张：（白）把你小姐唤醒，对她言讲，叫她三更天一定寻死，如果不死，发火烧她高楼，连你与她一律同罪。

丫：（白）是。

张：（白）美英！女儿！儿啊……（唸）老夫张口恨悠悠，丫头做事把脸丢；用手抄起三江水，难洗今朝面上羞。

（白）美英！女儿！儿啊……丫环记下。

丫：（白）是。

张：（白）客厅撤宝剑，斩断父女情。喂！儿啊……（下）

丫：（白）姑娘醒醒，姑娘醒来！

英：（白）好苦啊……

丫：（白）小姐、你爷俩个因为什么闹的这个样子？

英：（白）你老爷到哪里去啦？

丫：（白）我看他气的不得了，回后边去了。

英：（白）临走可说什么？

丫：（白）賜你四桩寶貝。

英：（白）哪四椿？

丫：（白）高的梁头、低的井，硬的鋼刀、軟的繩，投河只要过頂水，鼓打三更要性命；三更后死了便罢，不死，发火烧你的高楼，連我丫环与你一律同罪呀！

英：（白）我的媽媽呀！（与丫头同哭）丫环帶路。

（唱快板）忽听丫环說一声，頂梁穴里真魂奔。双手捺地欠身起，抑淚含悲出客厅。埋怨爹爹心腸狠，立逼女儿赴幽冥。再說回樓不寻死，父亲知道他不容。跟随丫环把楼上，情愿自尽归阴城，狠心一定去寻死……

丫：（唱）丫环抱着不放松。

（白）小姐你坐下。

英：（白）丫环，你耽誤我死！

丫：（白）你因为什么去寻死的？

英：（白）就因为那张帋。

丫：（白）看！那张帋有什么好的，你竟能和老爷爭的魚死网破的。

英：（白）你說是什么帋？

丫：（白）什么帋？

英：（白）是休書。

丫：（白）怎么叫休書？

英：（白）一休就不要了。

丫：（白）是不要你，还是不要我？

英：（白）你姑爷的休書，是休我的。怎能不要你呢？我哪还有臉面过，还是寻死去罢……

丫：（白）姑娘你不要死，你那休書拿来給我看。

英：（白）你看它还有什么用？

丫：（白）看看又碍什么，我看这書写的不对。

英：（白）怎么不对？

丫：（白）你看这上边的字，写的多好；下边写的就象爬爬虫样。他上京赶考，一篇文章要写两样字，他就能中头名状元了吗？